

• 综 述 •

安全感圆环干预改善父母及儿童心理健康的应用证据

龚伟屏^{1,2}, 李晶^{1,2}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摘要: 基于依恋理论的安全感圆环(COS)干预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不同文化和人口群体中,并取得显著成效。COS干预通过增强照顾者对儿童情感需求的敏感性和响应能力,不仅改善了儿童与照顾者的关系,增强了儿童的依恋安全性、社会情感功能和行为调节能力等,还显著增加了照顾者的敏感性,降低了其压力水平,改善了其情绪调节能力,提升了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和反思能力等。鉴于此,结合中国的心理健康需求,推广本土化的安全感圆环干预对构建中国儿童安全型依恋和加强亲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安全感圆环干预; 父母敏感性; 自我效能感; 儿童依恋

中图分类号: R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79(2025)07-0771-07 doi:10.11852/zgetbjzz2024-0541

Evid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rcle of security intervention in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GONG Weiping^{1,2}, LI Jing^{1,2}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ng, E-mail: lij@psych.ac.cn

Abstract: The circle of security (COS) intervention,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opulations globally,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By enhancing caregivers' sensitivity and responsiveness to children's emotional needs, the COS intervent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caregivers, strengthens children's attachment security,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and behavioral regulation abiliti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aregivers' sensitivity, reduces their stress levels, improves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ies, and enhances their self-efficacy and reflective capacity.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when adapted for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specifically within China, considering its mental health needs—localized COS interventions can play a vital role in fostering secure attachment in children and fortify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Keywords: secure circle intervention; parental sensitivity; self-efficacy; child attachment

依恋理论指出,婴儿在 12 个月大时会对主要抚养人产生依恋,其模式取决于抚养人对婴儿行为信号的敏感反应^[1]。敏感抚养人促使儿童形成安全型依恋,不敏感抚养人则可能导致不安全型依恋,安全型依恋儿童能在照顾者在场时自由探索环境,而不安全型依恋儿童则探索行为受限^[2]。

依恋关系质量对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有重要影响。安全型依恋儿童在情感稳定性、社交能力、行为调整及学业成绩上表现更佳。不安全型依恋则与更多行为问题及心理疾病风险增加有关^[3-6]。改善儿童依恋模式^[7],可通过常规治疗干预(treatment as

usual, TAU)或家庭干预^[8],包括行为评估、教育和行为干预策略^[9],重点是提升照顾者的反思能力和依恋支持^[10],对有复杂需求的家庭更有效^[11-12]。

本文研究一种基于依恋理论的家庭养育干预项目——安全感圆环(circle of security, COS)干预^[13],旨在提升照顾者的养育敏感性^[14]、反思功能^[10]和情绪调节能力^[15],降低照顾者压力^[16],提升自我效能感^[17],并支持自我关照^[1]。COS干预通过构建儿童的安全基地,优化照顾者与儿童的关系^[15],增强依恋安全水平^[18],完善社会情感功能^[10],改善行为问题^[8],提升执行功能^[6]。本文旨在综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创新 2030 重大计划(2022ZD02051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971009),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的资助项目(2021082)

作者简介: 龚伟屏(1982—),女,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依恋对养育者和儿童的影响维度。

通信作者: 李晶, E-mail: lij@psych.ac.cn

述 COS 干预的有效性,论证其在中国推广的可行性。

1 安全感圆环干预的模式

COS 干预方案基于 John Bowlby 和 Mary Ainsworth 的依恋理论,为婴幼儿父母设计^[13]。通过安全感圆环图形表示依恋行为,提供观察与反思的路线图^[19]。COS 涵盖儿童探索系统、依恋及父母照顾系统^[20],旨在提升照顾者的识别及反应的能力^[15],并增强自我反思能力^[9]。

安全感圆环图形以环形结构将儿童的情感需求与养育者功能整合为统一系统:上半圆(探索需求)象征儿童作为“安全基地”的自主探索阶段,涵盖“看护我”“因我而喜悦”“帮助我”“和我一起享受”四大核心需求,强调养育者需在儿童探索时提供非侵入性支持;下半圆(依恋需求):对应作为儿童“安全基地”的情感回归阶段,包含“保护我”“安慰我”“因我而喜悦”“整理我的感受”四大诉求,要求养育者在儿童受挫时提供情感包容与认知调节;双手(养育者功能):贯穿圆环的双手隐喻养育者需成为“更高大、更强壮、更智慧且和善”的存在,通过动态平衡“跟随儿童需求”与“必要时的掌控”,实现从行为管理到关系质量的范式转型^[13]。

COS 干预通过儿童与照顾者互动录像分析,促进依恋关系^[21]。治疗师作为安全基地,满足照顾者需求,陪伴其处理育儿困难情绪^[10]。引入安全感圆环和“大白鲨之音”概念,分析养育困扰,暂停防御反应,提高回应效果^[22],强调在儿童经历困难时提供安全基地,发展健全的应对策略和安全型依恋^[3]。COS 干预包括安全感圆环强化干预(circle of security intensive, COS-I)和安全感圆环养育(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COS-P)两种方案^[23]。

1.1 安全感圆环强化干预方案 COS-I 和 COS-P 通过个性化和结构化方法显著改善儿童和照顾者的依恋关系及心理健康。COS-I 采用为期 20 周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分三阶段:第一阶段进行陌生情境试验,通过拍摄和分析视频展示照顾者在安全感圆环上的能力;第二阶段引入“大白鲨之音”并支持照顾者深入自我反思;第三阶段讨论 COS 并肯定照顾者的积极变化,最终为照顾者颁发 COS-I 育儿证书^[8]。COS-I 显著提升儿童依恋安全指数、行为问题和社会情感功能,增强父母反思能力,减轻育儿压力^[24]。

COS-P 由 Cooper、Hoffman 和 Powell 开发,适用于所有年龄段儿童,为期 8 周,包含 8 个模块:依恋概念、安全感圆环、情感“在一起”、情感避风港、“大白鲨之音”、依恋模式、破裂修复关系,课程总结。

每个模块围绕明确主题,使用视频和讲义促进照顾者参与和反思^[24]。COS-P 帮助照顾者调节对儿童需求的响应,确保在挑战和困境时敏感且深思熟虑地反应^[25],有效促进照顾者的学习和成长^[26]。

COS-I 和 COS-P 通过不同的干预强度和方法,显著改善儿童依恋关系、行为问题和社会情感功能等方面,提升了照顾者反思能力和应对育儿压力的能力。

1.2 COS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及其在亚洲的应用成效 COS 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适用性和显著的干预效果。首先, COS 在高风险家庭中表现优异,增强父母育儿能力,帮助存在虐待、忽视或家庭暴力环境中的儿童建立稳定依恋关系^[13]。其次,针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家庭,如抑郁、焦虑或创伤后应激障碍, COS 通过提高父母的情感敏感性,显著改善亲子关系^[6]。此外, COS 在教育和社会机构中的应用也取得成功,通过培训教育和社区工作者,促进幼儿园、学校和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的亲子关系^[13]。在预防性干预项目中, COS 通过早期识别和支持有潜在依恋问题风险的家庭,有效预防依恋不安全性,促进儿童健康成长^[27]。

COS 在亚洲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和效果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中国文化中的依赖型和成就导向型育儿方式对儿童发展影响显著,依赖型育儿方式与儿童依恋安全性和情感健康密切相关,在我国 COS 通过增强父母的情感敏感性,有效改善亲子关系,促进儿童心理和社会情感发展^[28]。在荷兰的土耳其移民家庭,文化背景显著影响育儿方式,表明 COS 在 multicultural 背景下的适应性需考虑文化差异^[29]。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在育儿认知和行为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儿童心理和社会情感调整^[30]。因此,在亚洲文化背景下实施 COS 时,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以确保干预有效性。

2 安全感圆环干预促进照顾者心理改善的实证证据

COS 干预对儿童及其照顾者的行为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31-34]。通过 COS 干预,照顾者对儿童的行为信号更敏感^[4],更深理解反思儿童情感需求^[35],从而实现更协调的育儿实践^[8]。COS 干预帮助照顾者更好地感受和管理情绪,减少压力^[10],提升自我效能感,改善照顾者-儿童关系质量^[36]。这些发现强调了基于依恋的干预在促进儿童及其照顾者心理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27]。

2.1 提升照顾者敏感性 照顾者的敏感度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37],是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的关键^[26]。Ainsworth 等^[38]定义的照顾者敏感度包括对儿童行

为信号的警觉性、正确解读及快速恰当回应。COS 干预通过“安全感圆环”帮助照顾者明确支持和调节情感的时机^[19],从而在面对挑战行为时更深入探索儿童的情感和需求^[23]。研究显示,药物滥用历史的非暴力犯罪女性在 COS 干预后母性敏感性提升至社区中非监狱居民对照组水平^[39];抑郁症状较重的低收入家庭照顾者在 COS 干预后敏感性显著增强^[6];对孤独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儿童的照顾者敏感性和响应速度提高^[4];药物滥用住院治疗的照顾者在 COS 干预后,育儿态度和行为显著改善^[40];有学习障碍儿童的父母在 COS 干预后,敏感性提高,情感可用性增强,内部工作模型改善^[18]。总体而言, COS 干预显著提升照顾者对儿童需求的敏感性和互动质量^[10]。

2.2 提升照顾者的反思功能 父母的反思功能 (parental reflective functioning, PRF) 对于应对儿童痛苦时自我调节至关重要^[4]。PRF 包括自我心智化(反思自身情绪和行为)和儿童心智化(反思儿童情绪、行为及其相互作用)^[10]。心智化能力对处理创伤和培育韧性至关重要^[10]。相较于儿童心智化能力,照顾者自我心智化能力在改善照顾关系和反应性方面更为重要^[41]。COS 干预强调支持照顾者自我反思和调节,尤其在处理自身创伤经验时^[15]。通过“大白鲨之音”,照顾者了解自身背景和经历对交流的影响,提高反思能力^[15],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并回应儿童的依恋需求^[4]。研究显示, COS 干预显著提升照顾者对他人行为和心理状态的理解^[15],增强反思能力,更好地理解自身与儿童的需求^[18]。

2.3 改善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 COS 干预提供支持性空间,使照顾者反思并讨论情绪,理解自己是“安全感圆环”的一部分^[23],通过“大白鲨之音”,照顾者关联童年厌恶经历,发现功能障碍模式,正常化羞耻感,管理困难情绪^[15]。COS 干预帮助照顾者理解过去经历对当前状态和情绪反应的影响,并以建设性方式管理困难情绪^[10]。干预后,照顾者要么能够控制情绪,要么使用有效策略调节情绪^[15]。研究显示, COS 干预显著改善照顾者的抑郁症状^[40],提升情绪支持能力^[6]。

2.4 降低照顾者压力水平 COS 干预可有效降低照顾者压力^[6],缓解高压力、低自我效能感和心理病理间的负反馈循环^[4],有效减少父母与儿童间的负向互动^[10],提升儿童的心理安全、社交能力和情绪调节^[6]。高养育压力的父母可能导致子女在童年和青春期面临更高的社交和情绪问题风险,并在成年

后更容易经历焦虑或抑郁等问题^[10]。COS 干预通过“安全感圆环”帮助照顾者更好理解和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缓解育儿压力^[35]。关系“破裂”时,引导者支持照顾者觉察并“修复”关系^[35],照顾者通过互相分享和支持,感到压力缓解^[15],社会支持也有积极作用^[42]。COS 干预后,照顾者的养育压力指数 (PSI) 总分均值下降了 15.4%,3 个月随访期间进一步平均降低 10.5%^[10]。ASD 儿童的照顾者在 COS 干预后压力和主观困难感显著下降,心理健康状况改善^[4]。有学习障碍儿童的照顾者在干预后压力和无助感显著降低^[18]。因此, COS 干预在减轻照顾者压力和提升应对能力方面效果显著。

2.5 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感 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与育儿能力紧密相关,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关联更有效的育儿行为、更高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以及儿童更好的社会情感发展^[20]。相反,低自我效能感与不良的养育风格相关,包括过度宽松或过度反应^[36]。COS 干预通过“安全感圆环”引导照顾者理解儿童需求,促进育儿技能发展。照顾者重新理解儿童的模式,与儿童的互动变得更有意义,自我效能感和父母角色满意度提高^[19]。COS 干预前对儿童持有负面看法的照顾者,在干预后对儿童的积极特质和外化问题的看法显著改善^[19]。COS 干预增强了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有效提升了父母胜任感^[15],尤其在管理儿童行为方面的自我效能感显著提升^[35]。干预后, ASD 儿童的照顾者自我效能感显著增强,特别是在“同理心和理解”方面^[4]。COS 干预 1 年后的随访发现,照顾者在支持性响应、减少不支持性行为、父母角色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均有显著提升^[19]。对有学习障碍儿童的家庭实施 COS 干预后,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和育儿质量明显提高^[18]。

2.6 提升照顾者的自我照顾 COS 干预通过“大白鲨之音”帮助照顾者理解原生家庭情感环境及其影响,认识到童年可能缺乏情感支持,导致在作为父母方面缺乏适当榜样^[1]。该干预帮助照顾者自我照顾,承认童年经历的影响,打破几代人反复出现的问题情感模式^[15],觉察并控制模仿父母教养方式的冲动。引导者激励照顾者关注与子女的共同成长^[15],不以完美为目标,而是以更少的判断力、更大的耐心和自我照顾来看待自己^[34]。照顾者学会更多地意识到并关照自己的需求,使用支持性的自言自语,寻求他人的支持,以及进行建设性活动^[4]。引导者与照顾者的互动让他们感到需求得到接纳^[42],参与者指出,小组为其提供了照顾自己的时间,有助于成为儿童的“安全基地”^[42]。

综上所述, COS 干预在多个维度上对照顾者有所改善, 但丹麦一项针对围生期具有社会心理脆弱性的妇女进行的产前产后 COS 干预结果显示, 除了养育压力显著下降外, 母体敏感性、抑郁症状、父母反思功能和母亲幸福感改善的均不显著, 未来的研究需增加进一步实验的深度和广度^[41]。

3 安全感圆环干预促进儿童心理改善的实证证据

COS 干预基于依恋理论, 通过增强照顾者的敏感性^[4]、反思能力^[34]和自我效能感^[42]等, 提升亲子关系质量^[16]、儿童的依恋安全水平^[19]、社会情感功能^[15]、执行功能^[17], 并减少问题行为^[16]。COS 干预作为家庭干预工具, 帮助构建牢固和积极的亲子关系^[7], 有效支持儿童在各个发展阶段的需求^[8], 确保其良好成长^[10]。

3.1 改善照顾者与儿童的关系质量 COS 干预显著改善了亲子互动质量, 主要表现为互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时间上^[10]。照顾者对儿童行为的理解和对自身能力的感知显著提升^[15]。他们报告儿童的挑战减少, 对儿童行为的负面归因减少, 自信心增强, 更有效地设立界限和应对儿童的情绪反应, 增加了满足儿童需求和感受方面的能力^[10]。COS 干预后, 照顾者与儿童的相互关系明显改进^[35]。对有学习障碍儿童的家庭实施 COS 干预后, 亲子关系更为稳固^[18]。COS 干预帮助照顾者从关注儿童行为转变为关注亲子关系本身^[34], 促进了同理心、自信心和亲子关系的整体改善^[9]。COS 项目的核心理念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关系, 支持各种关系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34]。

3.2 增强儿童的依恋安全水平 COS 干预提升照顾者的敏感性、反思功能和对儿童自主性的支持, 这些因素与儿童的安全型依恋紧密相关^[8], 并与儿童更佳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较少的精神病理症状正相关^[23]。COS 干预强调照顾者共情理解儿童需求, 适度挑战不安全依恋模式促进变化^[43]。照顾者的自我意识、敏感度和自信心是构建正向母子关系的基石, 促进健康的亲子互动模式, 并为儿童建立安全依恋奠定基础^[15]。对有药物滥用历史的非暴力犯罪女性及其婴儿进行 COS 干预后, 70% 的婴幼儿在干预后与照顾者建立了安全型依恋关系, 这一比例与低风险群体相似^[39]。患有胎儿酒精谱系障碍的家庭在接受 COS 干预后, 约 1/4 的儿童表现出向安全型依恋转变的趋势^[10]。COS 干预对有学习障碍儿童的家庭也有中等程度的正面影响, 促进了儿童在家庭环境中的安全感和整体发展^[18]。围生期妇女

及其子女中, COS 干预后 70% 的儿童成功建立了安全型依恋^[41]。

3.3 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功能 照顾者的敏感性和反思功能对调节和响应儿童情感需求至关重要^[4]。COS 干预显著提升父母敏感性和反思功能, 使其能够更深刻理解儿童行为背后的潜在原因, 并致力于满足这些需求^[35]。照顾者对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负面认知有所改变, 减少了儿童接触创伤经历的机会, 进一步强化了儿童在社会情感领域的优势^[35]。稳定的照料环境降低了儿童社会情感问题的风险, 促进了积极的社会情感发展^[45], 支持了情感安全的发展^[19]。经过 COS 干预的照顾者在促进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方面的能力超出了对照组, 显示了此干预方法在提升儿童社会情感技能方面的有效性^[35]。原住民家庭展现了类似的积极成效, 强调 COS 干预在促进这些家庭儿童的社会情感功能良性发展方面的潜在价值^[44]。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在经过 COS 干预后, 负面情绪有所降低^[18]。因此, COS 干预可以有效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 并对特殊需要的群体产生积极的辅助影响。

3.4 改善儿童的行为问题和执行功能 父母的持续消极观念可能导致儿童行为问题持续^[41], 而积极转变则有助于改善亲子关系及儿童行为问题^[8]。COS 干预旨在深化照顾者与儿童的互动与理解^[19], 鼓励同理心共处, 创造开放支持的环境^[6], 并通过理解不同的发展阶段, 更敏感地响应儿童需求^[17]。COS 促进积极的亲子互动, 支持儿童在行为调节、情感表达及社交能力方面的发展^[8]。COS 干预能改善儿童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24]。COS 干预后儿童表达需求和自我调节能力增强, 问题行为减少^[10]。COS 干预能缓解照顾者的抑郁症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负面影响^[34]。ASD 儿童在 COS 干预后“退缩/抑郁”和“攻击性”行为明显减少, 行为调整能力提升^[4]。

此外, COS 干预能够通过增强照顾者的敏感性和支持反应, 从而提升儿童在执行功能任务中的控制能力^[6]。安全型依恋与好的执行功能技能(如维持注意力、记忆容量、及有效地控制反应与行为)正相关^[43]。

4 小结与展望

依恋理论作为解读婴幼儿行为与心理发展的关键视角, 已被广泛认可。本文深入探讨安全感圆环 COS 干预程序, 特别关注其在提升照顾者与儿童关系质量以及对儿童行为、情感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影

响。广泛的实证研究显示, COS 干预能够显著提高照顾者的敏感性、反思能力及自我效能感, 从而促进儿童的依恋安全水平、社会情感功能和行为调节能力的发展。此外, 照顾者在 COS 干预中也获得了显著益处, 如压力水平的降低、情绪调节能力的增强, 以及自我照顾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等。

4.1 COS 干预研究在实施和开展方面的展望 未来 COS 干预研究应关注方法改进、长期效果评估、文化适应性和家庭系统研究等, 以提升 COS 干预的效能和推动该领域的发展。首先, 方法改进方面: 未来研究应探索更多有效的干预方法和策略, 以提升干预效果, 例如, 可以广泛研究不同依恋类型的 COS 干预(如个体或群体干预)对照顾者和儿童安全感的影响, 并比较其效果; 其次, 长期效果评估方面, 目前大部分 COS 研究集中于短期效果评估, 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 COS 干预的长期效果。通过长期跟踪研究, 可更全面了解 COS 干预对儿童和家庭的长期影响, 并完善干预方案; 第三, 文化适应性方面, COS 干预应适应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 以确保干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 家庭系统研究方面, 未来研究应拓展焦点至家庭系统。探索家庭内部关系、亲子互动和家庭环境对安全感的影响, 开发相应的系统干预策略。

4.2 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和挑战 将 COS 干预理论和实践引入中国, 虽面临挑战, 但具备可行性。中国重视家庭与子女教育, 政府和社会对提高儿童早期发展质量的重视不断增强, 为 COS 干预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政策支持。

然而, 挑战亦显而易见。首先, COS 干预需与中国文化价值观、教育传统和家庭结构相适应。中国家庭教养方式、家长期望和子女社会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 要求 COS 干预内容和方式进行本土化适配。其次, 社会资源配备和专业人才培养是实施前提。需针对性开展专业培训, 提高照顾者和专业人员对依恋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并克服资源分配不均和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 评估 COS 干预实施效果并需基于评估结果进行及时调整。

展望未来, 中国引入 COS 干预应构建跨学科合作网络, 包含心理健康、儿童发展、社会工作等领域专业力量, 形成合力。通过科学研究收集证据, 不断优化干预方案, 确保其在中国应用惠及儿童及其家庭。与社区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合作, 建立社区支持小组, 开展公共教育活动, 将是 COS 干预在中国成功落地的关键。通过这些努力, 可期望 COS 干预成为促进中国儿童健康成长、支持家庭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 Cooper DA, Coyne J. Does knowing translate to doing?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of Circle of Security-Parenting (COS-P) 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J]. *Infant Ment Health J*, 2020, 41(3):393-410.
- [2] Verhage ML, Schuengel C, Madigan S, et al. Narrowing the transmission gap: A synthesis of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achment [J]. *Psychol Bull*, 2016, 142(4):337-366.
- [3] Zimmer-Gembeck MJ, Webb HJ, Thomas R, et al. A new measure of toddler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attachment and mothers' sensitivity, competence, and enjoyment of parenting [J]. *Early Child Dev Care*, 2015, 185(9):1422-1436.
- [4] Kubo N, Kitagawa M, Iwamoto S, et al. Effects of an attachment-based parent intervention on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Ment Health*, 2021, 15(1):37.
- [5] Huber A, McMahon CA, Sweller N. Efficacy of the 20-week circle of security intervention: Changes in caregiver reflective functioning, representations, and child attachment in an Australian clinical sample [J]. *Infant Ment Health J*, 2015a, 36(6):556-574.
- [6] Cassidy J, Brett BE, Gross JT, et al. Circle of security-parentin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Head Start [J]. *Dev Psychopathol*, 2017, 29(2):651-673.
- [7] Rosan C, Dijk KA, Darwin Z, et al. The COSI trial: A study protocol for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circle of security-parenting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y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England [J]. *Trials*, 2023, 24(1):188.
- [8] Ramsauer B, Mühlhan C, Lotzin A, et 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circle of security-intensive intervention for mother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Maternal unresolved attachment moderates changes in sensitivity [J]. *Attach Hum Dev*, 2019, 22(6):705-726.
- [9] Mothander PR, Furmark C, Neander K. Adding "Circle of Security - Parenting" to treatment as usual in three Swedish infant mental health clinics: Effects on parents'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quality of parent-infant interaction [J]. *Scand J Psychol*, 2017, 59(3):262-272.
- [10] Hanlon-Dearman A, Malik S, Wellwood J, et al. A descriptive study of a community-based home-visiting program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prenatally exposed to alcohol [J]. *J Popul Ther Clin Pharmacol*, 2017, 24(2):e61-e71.
- [11] Pillhofer M, Spangler G, Bovenschen I, et al. Pilot study of a program delivered within the regular service system in Germany: Effect of a short-term attachment-based intervention on maternal sensitivity in mothers at risk for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J]. *Child Abuse Negl*, 2015, 42:163-173.
- [12] Suess GJ, Bohlen U, Carlson EA,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ttachment-based STEEP™ intervention in a German high-

- risk sample[J]. *Attach Hum Dev*, 2016, 18(5):443-460.
- [13] Powell B, Cooper G, Hoffman K, et al. The circle of security intervention: Enhancing attachment in earl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4.
- [14] Frigerio A, Nazzari S. Antenatal maternal anxiety, maternal sensitivity and toddlers' behavioral problems: An investigation of possible pathways[J]. *Early Hum Dev*, 2021, 157:105364.
- [15] Helle J, Vøllestad J, Schanche E, et al. From seeing difficult behaviour to recognizing legitimate needs—A qualitative study of mothers'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ing in a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program in a public mental health setting[J]. *Psychother Res*, 2022, 33(4):482-493.
- [16] Kim M, Woodhouse SS, Dai C. Learning to provide children with a secure base and a safe haven: The Circle of Security-Parenting (COS-P) group intervention[J]. *J Clin Psychol*, 2018, 74(8):1319-1332.
- [17] Albanese AM, Russo GR, Geller PA. The role of parental self-efficacy in parent and chil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ssociated outcomes[J].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19, 45(3):333-363.
- [18] Muddle S, McElwee J, Vincent R, et al. Talking with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Parents' ideas about the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programme[J]. *Br J Learn Disabil*, 2021, 50(1):19-28.
- [19] Maxwell A, McMahon C, Huber A, et al. Addressing the evidence gap: Protocol for an effectiveness study of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an attachment-based intervention[J]. *Front Glob Womens Health*, 2020, 1:575752.
- [20] Hoffman KT, Marvin RS, Cooper G, et al. Changing toddlers' and preschoolers' attachment classifications: The circle of security intervention[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6, 74:1017-1026.
- [21] McMahon C, Huber A, Kohlhoff J, et al. Does training in the Circle of Security framework increas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in infant/child and family workers? [J]. *Infant Ment Health J*, 2017, 38(5):658-668.
- [22] Cook A, Bragg J, Reay R. Pivot to telehealth: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groups during COVID-19[J]. *Aust NZJ Fam Ther*, 2021, 42(1):106-114.
- [23] Væver M S, Smith-Nielsen J, Lange T. Copenhagen infant mental health project: Study protocol fo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mparing circle of security-parenting and care as usual as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infant mental health risks[J]. *BMC Psychol*, 2016, 4(1):57.
- [24] Huber A, McMahon CA, Sweller N. Improved child behavioural and emotional functioning after circle of security 20-week intervention[J]. *Attach Hum Dev*, 2015, 17(6):547-569.
- [25] Woodhouse S, Powell B, Cooper G, et al. The circle of security intervention: Design,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C]//Steele H, Steele M. *Handbook of attachment-based intervention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8:50-78.
- [26] Bakermans-Kranenburg MJ, van IJzendoorn MH. Less is more: Meta-analyses of sensitivity and attachment interventions in early childhood[J]. *Psychol Bull*, 2003, 129:195-215.
- [27] Marvin R, Cooper G, Hoffman K, et al. The circle of security project[J]. *Attach Hum Dev*, 2002, 4(1):107-124.
- [28] Chen X, Li D. Dependent and achievement-oriented parenting in Chinese culture[C]//Parke RD, Ladd GL. *Family-peer relationships: Modes of link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135-168.
- [29] Yaman A, Mesman J, IJzendoorn MH, et al. Parenting in a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with a collectivistic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case of Turkish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toddlers in the Netherlands[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0, 51(6):793-801.
- [30] Bornstein MH, Putnick DL, Suwalsky JTD. Parenting cognitions → parenting practices → child adjustment? The standard model[J]. *Dev Psychopathol*, 2020, 32(4):1234-1247.
- [31] Aarestrup AK, Væver MS, Petersen J, et al. An early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maternal sensitivity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for women with psychosocial vulnerabilities: Study protocol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BMC Psychol*, 2020, 8(1):41.
- [32] Marvin R, Cooper G, Hoffman K, et al. The circle of security project[J]. *Attach Hum Dev*, 2002, 4(1):107-124.
- [33] Cook A, Bragg J, Reay R. Pivot to telehealth: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groups during COVID-19[J]. *Aust NZJ Fam Ther*, 2021, 42(1):106-114.
- [34] Maxwell A, Reay R, Huber A, et al. Parent and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s on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COS-P): A qualitative study[J]. *Infant Ment Health J*, 2021, 42(3):452-468.
- [35] Gray S A O. Widening the circle of security: A quasi-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attachment-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J]. *Infant Ment Health J*, 2015, 36(3):308-319.
- [36] Pazzagli C, Laghezza L, Manaresi F, et al. The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and parental conflict: A single case study [J]. *Front Psychol*, 2014, 5:956.
- [37] Feldman R. Parenting behavior as the environment where children grow[C]//Mayes LC, Lewis MA.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measurement hand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535-567.
- [38] Ainsworth MD, Bell SM, Stayton DJ.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ization as a product of reciprocal responsiveness to signals[C]//Richards M. *The integration of a child into a social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9-135.
- [39] Cassidy J, Ziv Y, Stupica B, et al. Enhancing attachment security in the infants of women in a jail-diversion program [J]. *Attach Hum Dev*, 2010, 12(4):333-353.
- [40] Horton E, Murray C. A quantitative exploratory evaluation of the circle of security-parenting program with mothers in residential substance-abuse treatment [J]. *Infant*

- Ment Health J, 2015, 36(3):320-336.
- [41] Røhder K, Aarestrup AK, Væver MS, et al. Efficacy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perinatal adaptation of COS-P in promoting maternal sensitivity and mental wellbeing among women with psychosocial vulnerabilities[J]. PLoS ONE, 2022, 17(12):e0277345.
- [42] Kimmel M, Cluxton-Keller F, Frosch E, et al. Maternal experiences in a parenting group delivered in an urban general pediatric clinic[J]. Clin Pediatr (Phila), 2016, 56(1):13-19.
- [43] Slade A. Attachment and adult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C]//Cassidy J, Shaver PR.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3r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6:759-779.
- [44] Lee L, Griffiths C, Glossop P, et al. The boomerangs parenting program for aboriginal parents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J]. Australas Psychiatry, 2010, 18(6):527-533.
- [45] Koponen AM, Kalland M, Autti-Ramo I. Caregiving environment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foster-placed FASD-children[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09, 31:1049-1056.
- 收稿日期:2024-05-13 修回日期:2024-09-08 本文编辑:杨媛媛
-
- (上接第 720 页)
- [21] 张芳, 程文红, 肖泽萍, 等. 渥太华自我伤害调查表中文版信效度研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5, 35(3): 460-464.
- Zhang F, Cheng WH, Xiao ZP, et al. Study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Ottawa self-injury inventory[J]. J Shanghai Jiaotong Univ (Med Sci), 2015, 35(3): 460-464. (in Chinese)
- [22] 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等.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26(1): 94-99.
- Jiang J, Li ZR, Jiang BJ, et al. Revision of the 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for Chinese[J]. Psychol Dev and Educ, 2010, 26(1): 94-99. (in Chinese)
- [23]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等.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J]. 中国临床康复, 2005, 9(20): 105-107.
- Zhao XF, Zhang YL, Li LF,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J]. Chin J Clin Rehabil, 2005, 9(20): 105-107. (in Chinese)
- [24] 陈树林, 郑全全, 潘健男, 等. 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的初步编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0, 8(4): 211-214, 237.
- Chen SL, Zheng QQ, Pan JN, et al.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Coping Styl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J]. Chin J Clin Psychol, 2000, 8(4): 211-214, 237. (in Chinese)
- [25] Ma S, Su ZX. Current status of nonsuicidal injurie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ainan province,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Psychol, 2023, 11(1): 199.
- [26] Ghanizadeh A. Association of nail biting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a psychiatrically referred sample of children [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Ment Health, 2008, 2(1): 13.
- [27] Siddiqui JA, Qureshi SF. Onychophagia (Nail Biting): an overview[J]. Indian J Ment Health, 2020, 7(2): 97-104.
- [28] Egal A, Jakubiec L, Lambert L, et al. Ordealie, sensation-seeking and impulsivity. Critical analysis of definitions[J]. Encephale, 2022, 48(2): 163-170.
- [29] Konrad B, Rowan AH. The downside of being openminded: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J]. Suicide Life Threat Behav, 2023, 53(2): 282-288.
- [30] Ortin A, Lake AM, Kleinman M, et al. Sensation seeking as risk factor for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adolescence[J]. J Affect Disord, 2012, 143(1-3): 214-222.
- [31] Kentopp SD, Conner BT, Fetterling T, et al. Sensation seeking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ious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 psychiatric patients[J]. Clin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21, 26(2): 430-442.
- [32] Xie XY, Liu JF, Gong X,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Mediated b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coping style [J]. Neuropsychiatr Dis Treat, 2023, 19: 2271-2281.
- [33] Duke NN, Pettingell SL, McMorris BJ, et al. Adolescent violence perpetration: Associations with multiple type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J]. Pediatrics, 2010, 125(4): e778-86.
- [34] Shao C, Wang XM, Ma QY, et al.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of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J]. Ann Palliat Med, 2021, 10(9): 9607-9613.
- [35] Ran HL, Fang D, Donald AR, et al. Impulsivity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self-harm in Chinese adolescents [J]. BMC Public Health, 2021, 21(1): 332.
- [36] Liu Y, Xiao YY, Ran HL,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in Yunna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urvey[J]. PeerJ, 2020, 8: e10493.
- [37] Gorostiaga A, Aliri J, Balluerka N, et al. Parenting styles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17): 3192.
- 收稿日期:2024-05-11 修回日期:2025-02-18 本文编辑:杨媛媛